



各造其极

林逸鹏、杨培江双个展六月在宁开幕

各造其极——林逸鹏、杨培江双个展

- 主办单位:现代快报社、金陵美术馆、南京师范大学、汕头大学
- 承办单位:艺加文投
- 开幕时间:6月2日 15:00
- 展览时间:6月2日~7月15日
- 展览地点:金陵美术馆



林逸鹏

1957年7月生。江苏省张家港市人,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研究生教学部主任,南京师范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

杨培江

1963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。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艺术之魂,思想之形

王俊(哲学家,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)



《彩荷6》

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思想家。因为只有达到一定思想高度的人,才能达到真正的艺术高度,才可能是艺术家。否则,就只能是艺术工匠或艺术爱好者。

艺术是思想的外显,没有深深切入事理后再上升到人生感悟的思想,就不可能有借外物表现出来的深刻艺术。

在我同林逸鹏教授的接触中,我知道他是位艺术家,但我感觉他更是位思想家。他思想的穿透力总是让我吃惊。在他人还徘徊在事情的表象时,他总是语道出了事情的本质。并且总是语言锋利,一针见血。

见过林逸鹏教授的人,都会惊异于他那双穿透一切的眼睛:自信而有力,直率又深邃。可以这么说,能经受住他目光审视的人不多,如果你没有十足的自信,在他炯炯目光的逼视下,你一定感觉心虚。其实,人是如此,事物亦然。缺乏本质肯定性的事物,也是承受不住锋利如刀之思想的逼视的,也是缺乏艺术表现价值的。无论是人、是物,还是事,唯有具有内在肯定的东西,才是有价值的。真正的艺术家,就是要目光如炬地看到事物的内在肯定性,看到它们的价值,并形之为艺术。

艺术是形,思想是魂,有魂有形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。

作为艺术家,林逸鹏教授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。艺术形式是绘画的语言,画家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,就像诗人对语言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艺术家都是些怪癖的人,因为他们都是“为人性僻耽佳句”的。

虽说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。可是,丹青妙手,从来就很少,因为须要窥测得天机,才可能得天成之文章。古往今来,能不辞辛劳,誓窥天机者又有几人?凭我对林教授的了解,虽不敢说他就是已经窥测到了天机的人,但我敢说他是——一直在窥测天机的人。

天机不可测。然而,正是不可测,才让人要去测。在这个意义上,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些试图窥测天机的人,或者说,他们是在对不可测之天机的窥测中完成了他们的艺术。在这个意义上,艺术的存在就是个悖论,是人神之间的悖论,在这个悖论中,人性之光和天国之光得以显现。

当然,艺术家要用艺术作品说话,在真正的艺术作品前,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。所以,在我们进入林逸鹏教授的绘画世界之前,让我们学会静默。因为只有我们静默了,艺术作品才向我们开口。在它们的诉说中,我们或许能找到某些天机的信息。

魔幻的现实——试析杨培江的艺术特征

邹跃进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

《滑水》

从杨培江的作品看,他笔下的惠村大约有两种形态:一种是艺术家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开阔的地带,以全景的视野,描绘惠村的某一景象或村民居住的院落。在这类作品中,艺术家用色彩都很鲜艳和明亮,给人以阳光灿烂、明朗和自然清新的审美享受。这类作品的代表有《太阳照在金背堂》《金色的下浦村》《西浦村》等。另一类作品的特征是艺术家并不处在某一开阔的地带,而是有意置身于某一树林或遮挡物之后,然后透过这一对象中的空隙,描写惠村的某一地方或人们的活动。杨培江在创作这两类作品中,都充分考虑了亚热带的气候、阳光和地理特征在向艺术形象和语言转换中的重要作用。但由于画家在描绘对象时所处的位置的差异,两者在呈现的方式和视觉效果上也就不一样,即在第一种类型的作品中,惠村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,鲜艳的色彩,响亮的画面,跳动的笔触,犹如一首欢快的抒情曲,让人移情其中,流连忘返;而在第二类作品中,艺术家则透过茂密的树林这一特定的视角,在构图上把不同的远景与近景,众多的树木与房舍、分散的暗处与亮处、活动的人与环境混杂而又有序地组合在一起,在色彩上,杨培江也采取了与第一类作品完全相

反的方法,即用大量的黑色、重色与四处分散的亮色进行强烈的对比,形成光怪陆离、斑驳闪动的视觉效果,给人以既幽静和亲切,又神秘和怪异的复杂感受。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《山那边》《山情》《暮归》《阵阵炊烟》等。

如果说在第一类作品中,艺术家的立场是从外往里对惠村进行审美观照与体验的话,那么在第二类作品中,杨培江则是既以都市人的生存经验为背景,又以惠村人身份自居,在深度介入惠村人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,表达对惠村和惠村人认识与理解的。我认为,正是杨培江这种既介入又旁观的双重立场,乡村与都市的双重目光,当下与历史的视界交融,使他创作的第二种类型的作品,具有了魔幻般的现实特征。

我认为,应该像杨培江忠实于对生活的感受那样忠实于对艺术的感受。在我看来,正是这一类具有魔幻色彩的艺术作品,确立了他在艺术史上用视觉艺术表达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立地位。杨培江的艺术意义,正在于以广东汕头的惠村为对象,用准确而又富有个性的视觉艺术语言,在表达中国乡土社会魔幻般的文化意味的艺术史中,增添了新的一页。